

→第三只眼

□小麦

每个女人心里住着三个人,管你想要不想要,她们都赖在那里不肯走。
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女孩,时不时出来撒个娇卖个乖,如果一直有人愿意听、愿意疼,那就是女人一生最大的幸福。

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狐狸精,碰到真喜欢的人,再拘谨的女人也会狐狸精上身。韩剧《妻子的诱惑》中,为了捍卫爱情,贤妻良母变成狐狸精,不是女人变化快,只是她心里的住客忍不住。

每个女人心里还住着一个泼妇,如果你能让她永世不出头,恭喜你,那不仅是你修养好,更重要的是你命好,没碰上不得不撒泼的事……

这些住客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冒出头来替你发言,任你端庄稳重也好,任你心静如水也

→滚滚红尘



不分哪行哪业,政客主妇,道理相通,总是批评人容易,自己做太难。

□刘克升

A城、B城,相隔千里。
他在A城,她在B城,相隔也是千里。
心有灵犀未点通。谁也没有说出那个字。但远远的,两千里之外说的那些话,不是情话,又是什么?
一个多月前,他开始谋划和实施一次行动。
他频频光顾B城设在互联网上的人才交流市场,认真地投出了多份应聘资料。收到B城一家图书出版公司的录用通知后,他很快辞去了原公司的工作。
到达B城时,突然下起了小雨,天色昏暗了起来。下了火车,他从路边小店买了一把油纸伞,撑着它走向附近那家名为“呢喃爱”的咖啡屋。在咖啡屋的一角,他挑靠窗位置坐了,掏出手机,给她发去了一条短信:“我到B城来了,在呢喃爱咖啡屋,不见不散……”
他没说话,自己已辞去A城的工作,是专程来B城寻她的。他想给她一个惊喜。透过密织的雨幕,他想象着两人相拥离开咖啡

女人心里都有三个她

每个女人心里住着三个人,管你想要不想要,她们都赖在那里不肯走。

好,她们只代表她们的立场,一有可乘之机便跳出来兴风作浪,才不管你影响好不好。要不男人怎么会哀叹“女人心,海底针”呢?而且哀叹了几千年也拿不出对策,那是因为这事也由不得女人自己。

以前呆过的公司有位女副总,40来岁,智商极高,要求极严,手下稍不留神犯了错,马上被她损得生不如死。她长得那叫一个宝相庄严,男同事甚至恶毒地揣测她和男人在床上是不是也这么庄严。就这么一位女副总,某次酒后卡拉OK,平时从不唱歌的她居然抢过话筒:“这么多年我也没给大家唱过歌,今天唱首王菲的《天使》吧。”王菲哦!天使哦!“穿过雾穿过云看清你的心,是多情是多是给你讯息……”听着那把极不真实的缠绵声音从她口中流出,看着平时不苟言笑的她媚眼如丝,活脱脱狐狸精上身,一种奇

怪的气场在弥漫,我们全体被震住。唱完,她清清嗓子,刷地把我们拉回现实:“你们好好玩,好好陪王总,我有事先走。”旋即闪人,留下一屋子人呆呆坐着,包括我们的老板王总。

那之前与那之后,从没人听她唱过歌。在我离开那家公司很多年之后才知道,她始终未婚,始终是老板王总身后的女人,她不仅给他身和心,还给他全部的才干与智慧——但你一定猜得到,王总其实另有完美家庭——故事总是这样编的,而现实总是无情地落入俗套。宝相庄严的大婆脸之下是含辛茹苦数十年的小妾生涯,她为了男人拼命干活,公司是男人的,挣来的钱还得替人家养老婆孩子,太憋屈了。而那次狐狸精尾巴露出来,只因为吃饭之前,老板携孩子来办公室露了脸——女人心,海底针啊!

叫我如何不生气

□童卉欣

36℃的桑拿天气,早6点,唤醒孩子,塞给他一瓶奶,之后抛开人母之责,满头大汗挤公交车赶到单位清洁区,正准备甩开膀子干一场,上司阴沉着脸鬼魅样现身,不悦至极地说:说了7点到,怎么7点半才到?
天可怜见,他家步行到此3分钟,我坐公交车到此,顺利的话,30分钟。而且,他7点到,也没打扫卫生,而是到一边喝了碗冰镇绿豆汤,然后清点下属。罢了,人生而不平等,不要试图和领导争辩,他会搬出“细节决定成败”、“没有任何理由”这样的励志书对你进行升级教育。

灰头土脸回到办公室,菊花茶一杯也不能降火,百无聊赖地浏览博客,忽然看到“被批评时如何不生气”的标题,真正瞌睡碰到枕头,我洗把脸,凝神屏气,病急乱投医如同开启葵花宝典隆重拜读。
头一句——“这是个找碴的题目,因为直至如今,我还是会生

气”,可不,这世上如果真有完全不生气的人,不是神仙,也是半仙。就像“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”一样道理,“千批万批,使人生气”,所有批评,不论诋毁性的还是建设性的,受者无一不会难受,即便后者也像一口温水吞一把药片般,明知医病,仍噎得胸口生疼。对于被批,能够面不改色,微笑,已是世界一流的风度。
放下心来,我辈本常人,还待向世界一流的状态奋进而已。

作者给出三句话来让人自我开解:
没有人会踢一只死狗——好懂,就是说,被批评,证明你仍有被挽救的价值,假若你的人品能力态度真正稀烂得医石罔效的话,上司也好,朋友也罢,也懒怠去批评你的,因为说了白说,徒费口水和精神。既然人无完人,你还有救,从这个角度上想,大概可以气平三分。
任何一只瞎眼猪都可以撞毁快倒下的篱笆——把批评者想成“瞎眼猪”,这方式阿Q了点儿,但是既然心存不满,怎么想他(她)都

不为过,关键是,你可不是快倒下的篱笆,对吧?更不能被瞎眼猪撞倒,那样岂不是死得太难看?死也要死在真英雄手里。

批评比做事容易——民初一位先生,对于“批评比做事容易”曾有绝妙形容,是这么说的:在野政客好骂人,好像未出嫁的闺女,一身仙风玉骨,最爱挑剔人家长短,看当家的嫂嫂不顺眼,就在旁揶揄,看到侄子辈撒尿拉屎,就掩鼻而过;当他开始做了政客,就好像出阁做当家媳妇,早起晚睡,蓬头垢面,做个半死还有人不谅解,有委屈只能在被窝中向夫婿投诉。渐渐袒胸喂奶也不怕人看了,小孩拉屎在桌上,干脆用碗盖住。

看到这里,忍不住莞尔,不分哪行哪业,政客主妇,道理相通,总是批评人容易,自己做太难。说实在的,这第三句话最得我心。一篇字敲下来,气愤已无觅处,真真正正,做些建设性的、于人已有益无害的事情,可消气于无形。

双城爱

我说。我这里是A城,您知道,昨天这里发生地震了……”
“等等,您说什么?A城发生地震了?”
“是!现在我就在地震灾区。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,机主在这次地震中遇难了……”
他觉得天好像塌了一般!他冒着余震的危险,毫不犹豫地返回了A城。此时的A城,满目疮痍。在一处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内,他看到了静静躺在地上、全身蒙着白布的她。眼泪无声地流着,他却没有勇气揭开白布。有人从一边递过来了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:“在她身边发现的!”他颤抖着接过来,上面有一条尚未发出的短信:“什么?你到B城了?我辞职了,刚到A城呢……”
“我在A城那会儿,她在B城;我到了B城,她却去了A城。我因她而活命,她却因我而丧生!双城有爱恒久远,世事无情多变幻。阴阳两隔,仅在转眼间……”这么想着,他哭得更加滂沱了。
这时,一双柔软的小手搭上了他的双肩。他回头一看,惊得一

跌,是她!
含着清泪的她,扑在了他怀里。他惊魂乍定,听她低柔的话语:她辞职到A城,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,谁知刚到这里,就收到了他到B城的短信。她写了短信回复,还没来得及发出,就发生了地震,手机被震飞了……
叙述中,又一次余震袭来。她抱紧了他,幽幽地问:“还回B城吗?”
他望着怀中心爱的人儿,和眼前沉着应对的人们,热泪再次流了下来。
废墟中传来充满男性磁力的话语:“这里就是我的家/我不要千里之外的风声说爱/不要千里之外的云朵传情/我要学那枝头的绿叶/做花儿近在咫尺的爱……”

第三届中国(沂源)牛郎织女·七夕情人节
最动人的爱情故事有奖征文
相亲派对 结婚典礼 尽在七夕节 0533-3239967

←那时烟花

果素瑛:一生无二色的爱情

□萧萧

我一直不太敢听程砚秋先生的戏,那幽咽婉转、若断若续的唱腔,听了就会蓦地想到霜天白菊,然后遗憾和疼痛就会从指尖隐隐传来。恰如读他仓促的过往一生——四大名旦中,他比梅兰芳小10岁,比荀慧生、尚小云小4岁,演艺生涯比那三位开始得晚,却绝不逊色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;偏偏,程砚秋又是故世最早的,而且是壮年早逝,享寿仅五十有四。唯一不遗憾的是他的婚姻,金玉良缘般的好。

1922年,程砚秋同果素瑛订了婚。程、果的姻缘,是梅兰芳夫妇一手撮合的。

还是程向梅在北芦草园问艺时,梅兰芳和夫人王明华就十分钟爱这个徒弟,梨园也讲悟性,程砚秋一看就是可造之才、前途无量。所以,梅兰芳夫妇就动了给他说亲择配的念头。

其实,本来王明华说是果家大姑娘。还借梅家老太太过生日,在梅家举行过一次“秘密相亲”。果老夫人当时对女婿的印象是:“个头儿顶高,小眼睛,模样还不错”,她没明说这门亲事应下了,但已是八九不离十了,按说接下来照礼数来就行了。

谁知做大媒的梅夫人又节外生枝,其实也是想着好上加好吧,经过比较,王明华最终觉得果家二姑娘果素瑛更漂亮更兰心蕙质,许给程砚秋也最为合适,便转而又求二姑娘的亲。如此出尔反尔,果夫人面上挂不住了,又不是买白菜选了这棵又要那棵,再说我果家姐妹又不是嫁不出去,所以,说什么也不让王明华他们再相看了。无奈之下,剧作家、“戏痴”罗瘿公心生一计,从照相馆找到果家的全家福照片,把果素瑛指给程家母子看,这一看,程砚秋的脸羞了半边,大家明白这就是喜欢了。梅夫人王明华也是个执著的人,一回说不下来,再去二回三四,果夫人余素霞拗不过大媒的执意,本就对程砚秋印象很好,放弃了觉得可惜,又一想嫁哪个姑娘不是嫁啊,就讲了个条件,说我家姑娘小,人挺老实,程家兄弟多,不能一块住让闺女受委屈。这样也就点头答应了这门亲事。当时,他们俩都刚刚满18岁。

1923年4月26日,程砚秋和果素瑛在北京前门外取灯胡同同兴堂饭庄举行结婚大典。这天,宾客达四五百人。新郎是旦角,新娘的娘家也是旦角,大媒兼主持大礼的梅兰芳还是旦角。故被报刊戏称:“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,真正巨观之名旦大会也。”

结婚对程砚秋来说可称得上是时来运转、苦尽甘来,他结婚后只休息了三天,就上台演出了。婚后得贤妻之助,无后顾之忧,他排演了十几出新戏,每排一出新戏,就尝试着在里面增加新腔。果素瑛对京剧也是非常热爱并有很深的造诣,但结婚以后,为了丈夫的事业,她相夫教子,孝敬婆婆,全身心操持家务,使丈夫得以专心于京剧艺术。

程砚秋出名以后,其艺术魅力为许多有钱的太太小姐所倾慕,所以,每逢他唱完戏后,经常有一些女士在等他。不是请他吃饭就是要和他交朋友。对此,程砚秋淡然处之。程砚秋对妻子忠贞不移的态度,当时是有口皆碑。

“人生就是演悲剧。人生就是戏,不管多美满圆好的家庭,总是悲多欢少,到结局还是悲的收场。”这是砚秋25岁那年赴欧洲考察戏剧音乐从柏林写给果素瑛信里的一段话,不承想一语成谶。1958年初,程砚秋接到请他带京剧团访问欧洲几国的任务,立即着手筹备这项工作,紧张地为演员们说戏排戏。连续的工作加上身心劳累,使他终因心脏病而住进医院,因为突发性梗塞加剧,仅几分钟便夺去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。果素瑛万分悲痛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她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,一直觉得程砚秋没走,耳边是他在唱《锁麟囊》——“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,耳边厢,又听得风声断,雨声喧,雷声乱,乐声阑珊,人声呐喊,都道是大雨倾天……”那唱腔如泣如诉,把她的心唱痛了,也带走了。

1986年8月,果素瑛病逝于北京报子胡同宅邸。在程砚秋和果素瑛共同生活的35年间,他们互相信任,感情甚笃,留下了一生无二色的爱情佳话。